

# 海德格尔哲学

作者：有故事的人 来源：范文网 www.wtabcd.cn/fanwen/

本文原地址：<https://www.wtabcd.cn/zhishi/a/169839742824991.html>

范文网，为你加油喝彩！

我最爱吃的水果-合作共赢作文

## 名人名言欣赏

1、最有价值的知识是方法的知识  
——达尔文

2、学的最佳化必须落实到学的最优化  
——巴班斯基（苏联）

3、教是为了达到不教  
——叶圣陶

4、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将  
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交给学生。  
——陶行知

2023年10月27日发(作者：适合新手开的车)

海德格尔研究综述

卢尔珍

海德格尔哲学研究目前已成为国内的显学。就翻译来说，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零星翻译，到80年代《存在与时间》的产生，到后来海氏其他著作的译介，已经表明海氏的哲学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而从研究的范围和深度来看，80年代还主要局限在将海氏哲学视为存在主义哲学中的一支，附属于萨特哲学，这迎合了当时人们在极左思潮清算后，寻找新的价值归属的热情。从80年代末开始，人们不再满足于对海氏进行一种表面的、肤浅的“标签”式研究，转而被海氏思想本身的魅力所吸引。

## 一、关于海德格尔不同时期思想的研究

海氏思想所关注的问题的核心，很多学者认为是“存在”。海氏自己在《形而上学导论》开篇便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而不在？”这在他看来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问题，而是“所有问题中的首要问题”，[2]并在书中集中讨论了“在”。而通观海氏一生，“存在”也始终是其思想未曾摆脱的问题症结所在，从早期的《存在与

时间》到中后期的《路标》，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但也有人持有另外一些观点。如比梅尔认为海德格尔思想具有双重主题，即追问存在和追问真理（无蔽），在他看来：“如果我们试图把握那个使海德格尔的思想充满活力，使其探究永不停歇的问题的核心，我们会惊奇的发现，这个核心是双重的，它既是对存在的探索又是对aletheia（无蔽）的探索。”[3]这里的无蔽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真理。

尽管对于海氏思想的主题有着不同的意见，但实际上，上述两种意见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冲突。因为在海氏看来，存在之所以为存在，必然与“无蔽”“真理”相联系；而“无蔽”“真理”也只有通过“存在”才是可能的。当道及其中一者的时候，总无法绕开另一者。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中，海氏的思想围绕其主题有着不同的变化，这也包括人们所熟知的我们大致可整理出如此在、存在、真理、语言等关键词，它们分别在海氏思想的前、后期成为论述的核心。略而言之，在早期著作《存在与时间》中，虽然海德格尔声称其关注的重点在于“存在”，但仍然透露出以“此在”为中心的“主体主义”倾向，这一点已为许多研究者所指出；而到了中期（约三、四十年代），“真理”、“存在”及其关系问题逐渐成为海氏研究的重点。这从《路标》中的几篇有关真理的文章以及《林中路》中《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可以看出；而到了海氏思想发展后期，诗、思、语言等便成为了核心词，并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等观点。这一时期的著作以《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和《演讲与论文集》中的一些文章为代表。关于如何看待海氏这种转向，一般也分为两

## 二、与不同哲学流派的关系及受到的挑战

提到海德格尔，人们难免首先想到现象学。关于海氏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胡塞尔《逻辑研究》的影响，这一点海德格尔在《我的现象学之路》一文的自述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而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也明确地说自己所采取的是“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对此，研究者一方面关注海氏思想与胡塞尔所开创的现象学在其内在理路上的承继关系——两者所提出的口号均是“面向事情本身”，均想超越主客二元的传统形而上学；另一方面，他们更关注海氏与胡塞尔思想的根本区别。如倪梁康先生便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一文中指出，胡塞尔的存在“可以被还原为一种意识、一种信仰；所以存在设定、存在意识或存在信仰在胡塞尔那里是同义词。换句话说，存在论问题在这里被还原为认识论的问题和心理学的问题”，“这可能也是导致胡塞尔在向先敞，是海德格尔存在论超出胡塞尔意向论的突破点。<sup>[1]</sup>尽管在具体的看法和分析上有所不同，但在海德格尔所采取的现象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胡塞尔这一点上，在学界已为很多人所承认。

从解释学的角度来解读海德格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先不说海氏的学生伽达默尔将诠释学发展为现代哲学的重要一支，影响到诸如文学、艺术、历史等各个领域，单是海氏本人，也从来不讳言他哲学中所存在的“解释学循环”。在《存在与时间》中，他便说道：“存在的意义问题的提出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循环论证’，因为就这个问题的回答来说，关键不在于用推导的方式进行论证，而在于用展示方式显露根据。”[2]但这并不代表海氏不重视“解释”的重要作用，相反，《存在与时间》中对领会——解释——命题三者与事物本身渐行渐远的关系的分析，实际上已经为他中后期的“真理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对于后期的海德格尔来说，其思考的问题的根本已经不再是此在，自然也不可能再是此在的理解和解释——这只是此在在世的基本现身情态而已；而是存在和真理，而真理，是“自行置入和发生”的（《艺术作品

与上述两者不同，与现象学解释学一起构成20世纪两大显学的分析哲学，并非由于思想渊源而与海德格尔哲学挂上钩，而是由于在内在学理上，二者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和可比性，才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中，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有关语言方面的比较研究成为热点。这从近十年来国内出现的一系列论文可以看出。如陈嘉映先生的《在语言的本质深处交谈——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思考》、陆杰荣先生的《对“说”的哲学理解——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观点比较之研究》、张志扬先生的《语义生成：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等[2]。这里姑取陈文略谈之。在陈文看来，无论是维氏还是海氏，都不将语言看成是“某种在自然之外生活之外反映自然反映生活并和自然生活符合或不符合

的符号体系，而是被认作一种活动，和人的其它活动编织在一起的活动”，[3]对于海氏而言，在《存在与时间》中“话语”“语言”始终被看作是此在之“此”的生存论建构的重要一环，后期更是将“语言”视为“存在的家”；对维氏来说，他所主张的“语言游戏”一词中的“spiel”（游戏）在德语中本就有“活动”的意思。据此，二者都从根本上对语言与现实、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可以说，两者无论从否定批判性方面（如对“符合论”的批判，对逻辑主义的否定等），还是从建树性角度来说（“并不在于构筑理论，而是引导思考者上路”），他们的“基本趋向仍然是很接近的”。且在陈先生看来，尽

实际上，除了维特根斯坦以外，分析哲学中的其他人如图根哈特和罗蒂等也对海德格尔进行了研究，不过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借助语言分析来揭露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形而上学的语言表达式，即语言的误用”[2]，故多仍停留在语法、语言形式等方面的分析，对海氏哲学的冲击构不成根本性的。

除现象学、解释学、分析哲学这三种哲学思潮或流派之外，解构哲学也是分析研究海德格尔思想中的重要一支，其中以德里达为代表。他通过对海氏“文本的内在矛盾的分析”，企图使海氏的哲学“在其‘文本’的统一性中走向毁灭”。也因此，相对于分析哲学，解构哲学对海氏思想的冲击更大。不过，同除维特根斯坦以外的分析哲学家一样，解构哲学与海氏思想的研究在西方比较受关注，在国内似乎还不太惹人注意，

先说康德。人们之所以将目光\*到康德与海氏思想之间的关系上，除了基于西方哲学思想史的大背景之下康德思想必然与海氏有着某种内在关联以外，最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存在与时间》是一部未竟之作以及海氏于1929年左右所做的《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的系列演讲以及晚年写的一系列论文、主持的有关康德的研讨班。众所周知，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实际上只完成了第一部，而在第二部的写作规划中，包含三个部分，其中第一篇便是“康德的图型说和实践说——提出时间状态问题的先导”。这一部分后来便以《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独立出版。就国内目前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分析而言，主要着重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关于康德对海德格尔在“时间”问题上的影响和作用，对两人的时间观进行比较；如汪传发先生的《时间作为意义之境——康德、海德格尔时间观的基本视角》、周膺先生的《海德格尔康德时间比较》；二是海德格尔如何在康德认识论的基础上，避开新康德主义“知识论”的倾向，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存在论”的路子，同时在何种程度上发展了康德哲学。在这一点上，如叶秀山先生的《论海德格尔如何推进康德之哲学》中便有详论。在叶文看来，康德所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个问题旨在为经验知识找出根据，为此康德提出了理性对感觉材料具有立法作用的观点。但理性只是作为一种思想、而非实在，当它被作为经验知识的超越性根据的时候，便产生了一个难题，即如何从“思想”过渡到“实在”。因此康德虽然主张“关于感觉经验世界的科学知识之基的症结所在。而海德格尔恰是从此出发，认为康德的“知识论”仅仅属于“存在者”层次上的，后者对于“存在”本身的问题始终未能给予关注。在海氏看来，康德所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根据恰恰

就在于“存在”。从康德的时空观出发，通过不断研究分析，海氏最终得出“‘纯粹时间’是经验时间的条件，‘纯粹存在’是经验的诸存在者的条件，存在论先于知识论”的结论。也因此，海氏在“知识论”的基础上开辟出了他的“存在论”之路。<sup>[1]</sup>作者在文中将两大哲学家之间的思想关联层层深入地写来，很令人信服。另外，在此类对比研究中，切入点上比较接近的还有2007年孙冠臣的博士论文《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研究》。

同样，海氏与黑格尔的比较研究也比较突出。这方面已出的专著有柯小刚先生的《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时间思想比较研究》。论文虽不算多，但很能代表海氏哲学研究的方向。除从思维方式、辩证法等角度对海、黑二人进行内在学理上的沟通外，论者多把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联系起来。如叶秀山先生的《哲学须得把握住自己——从海德格尔解读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想到的》、柯小刚《海德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解读：三个简论》等。而海氏对黑格尔此书的解读性著作，在柯文中已经所论颇详。这里略就柯文谈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经历了三次标题的变更：从《科学体系：第一部，意识经验的科学》（初始命名）到《科学体系：第一部，精神现象学（1807 年）》，再到《精神现象学（1832 年）》，在柯文看来，正是在这三次变更中，海德格尔找到了对此书进行探讨的入口。从此出发，海德格尔至少从书中获得了三方面的提示：一是道路，即作为经验和历史的道路。在海氏看来，精神的历史，是对“主体经验的扬弃——保存的超越和超越的保存；而时间

性的存在论差异化运作则是对主体经验的存在论阐释，”也因此，黑格尔在第一次标题变更中去掉了“经验”二字，海氏认为这是黑格尔遗忘了存在；二是精神自行展开为道路。在黑格尔那里，这种道路呈现为历史，而海德格尔的解读则为存在历史的解读。后者本质上关乎存在学，而非历史学。《存在与时间》第二部企图在源初的时间境域上来重构存在历史，与此相关。三是一种形式的指引。即精神、存在、道路之间的关系究竟为何。对此，柯文说道：“在海德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解读之后要做的事情是：如何从海德格尔的解读中继续葆有存在的空地(Lichtung)，同时又找回被他遗弃了的黑格尔精神的健动？”而他所说的“精神是道路的乾刚健动一面，存在是道路的坤宁含章一面，道路本身的思想则是乾坤合德的大体”，实际上所借重的仍然是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中的本源》中的思想。《本源》中宁静——运动、大地——世界、锁闭——敞开等的争执便明显流露出这一点。虽然说仅仅从黑格尔《精》一书标题的改动来揣测海德格尔从黑格尔处所获得的提示显得有些单薄，但柯文依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来使研究者对二者关系进行审视。

除此之外，另有一些为数不多的比较研究性质的文章也涉及到尼采、萨

#### 四、与中国古代思想的比较研究

应该说，相对前两项比较研究，国内的研究者在这一块所作的努力更多。这一方面是由于海德格尔晚年与台湾学者萧师毅合译《老子》，其晚年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道家，如他对于“道”的领会在某种程度上便接近于老子，而后期哲学中极难翻译的重要概念“ereignis”，王庆节先生认为颇可用《庄子》中“为是不用而寓诸庸”之中的“庸”翻译之；另一方面，自然是国内对于道家思想、文献掌握的独特优势，‘无’或‘朴’解释为一种发生性的‘之间’，并认为它是理解‘正在来临的时间’和诗人独特性的关键。这种解释既是他前期‘存在与时间’学说的深化，又是对他后期的主导思路——‘自身的缘发生’（Ereignis）——的方法论特点的揭示。”也因此，“与《老子》的对话是海德格尔思想本身的内在需要，道家与荷尔德林（包括晚年荷尔德林）起码自三十年代开始就是海德格尔哲理灵感的最深来源。”[1]而在另一文中，他又说道：“‘道’对于海德格尔有着与古希腊前柏拉图的‘逻各斯’和他自己所讲的‘缘构发生’那样的最原发的思想意义，是泉源和活的终极。”[2]以上可说代表了国内研究者的主流观点。所不同的只是关注点及切入的角度不同，诸如道、物、美学、艺术、语言等等。当然，在这其中还有一个必须注意到的问题：尽管海德格尔思想后期受《老子》启示颇多，且二者也确实存在着诸多可比较之处——这一点从海德格尔所写的《物》一文中对“壶”之“空”“无”的强调中便可明显看出，但说到底，海氏哲学所产生的土壤仍然是以逻辑分析见

长的西方思想背景，他所采取的思维方式与老子截然不同，因此在这里老子的影响不宜夸大。毋宁说，如海氏自己所主张的，他一直都只是“在路上”，并不是以某种最终的思想体系为依归。不过，对于这种东西文

## 五、其他问题

### （一）神学 海德格尔思想与神学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受到关注。

刘小枫先生所选编的《海德格尔式现代神学》中便包含了八篇从神学角度对海氏进行解读的论文。而他的另一选编之作《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中的几篇文章也同样围绕海氏哲学对当代神学的影响而展开。在论文方面如任俊红《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神学之维及其对现代神学的影响》等。在神学这一块还是以刘小枫先生的一些看法为代表。在他看来，神学和哲学所关注的对象是不同的。对神学而言，是倾听、言说上帝，而不应当询问本体论的问题，神学的对象也无需神学自身来澄清，因为它所面对的是上帝的启示；而对哲学来说，则须不断澄清自身所研究的对象，如“存在”等，因此，它具有言说的界限，须止步于神学。而一旦两者的对象混淆起来，则会产生一种类似“本体—神圣—逻辑学”的东西，于是一方面，存在本身被遗忘；另一方面，上帝本身退隐，从而导致虚无主义的产生。而海德格尔与辩证神学的关系在于：对待两个上帝的问题——首先是圣经中的上帝：在这方面人作期待上帝的“思”，此“思”无需人的证明，它关乎一种启示的信仰，在刘看来，这是海氏“思”所最终走向的“路”；其次是形而上学的上帝：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指的便是这个“上帝”，它最终导向了无神论和虚无，因此人

才期待神圣的上帝之思。基于此，海氏的“此在在世”的本体论阐释，具有非价值的中立特性，只涉及到人“必须”存在，而无如此存在的理海氏继承了神秘主义基督神学中的否定神学传统，即对上帝只能做否定性陈述（不是什么），而不能做肯定性陈述（是什么），因为任何肯定性陈述都会损害神圣完美者本身。这一传统到了海德格尔那里，并有了如下观点：即不解决存在之被遗忘的问题，根本谈不上上帝之被遗忘，而一旦把上帝当成一个在者由被设为主体的人来进行评判，便是“渎神”，也因此，海德格尔一直对上帝问题避而不谈，止步于哲学所当止之处。<sup>[1]</sup>这里姑且不论刘文的观点是否确道中了海氏与神学之间的密切关联，至少就国内而言，他的努力填补了海氏哲学研究这方面的空白。

（二）审美 虽然海德格尔并不曾对美学方面的问题专门研究过——他所有的论述说到底只有一个主题，即存在，哪怕在《艺术作品中的本源》中也一样，其关注焦点仍然是存在、真理、无蔽——但他的美学思想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可以说，在研究海德格尔的领域中，无论是对海氏本人思想的内在梳理上，还是与中国古代审美思想的比较上，有关美学和审美方面的论文是最多的。专著也不少，如刘旭光的《海德格尔与美学》，钟华的《逍遥游到林中路：海德格尔与庄子诗学思想比较》等。这里所需提及的是最近几年比较受人关注的以朱立元先生为代表的“实践存在论美学”中的一些观点。

为作品的本源，其方式不同于作品之为艺术家的本源，同样的，艺术也

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同时成为艺术家和作品的本源。但艺术竟能成为一个本源吗？哪里以及如何有艺术呢？”[2]对此，实践存在论美学所借鉴的提问方式是：人（而非审美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是美得以产生的可能性条件，而具有美的物（而非审美客体）也同样以另外的方式成为美的本源，在这里，美又可能以与上述两种方式都不同的方式成为了审美（对人而言）和美的物之所以可能的本源。但是美从何而来呢？它是怎样得以成为本源的呢？可以说关于美的这几点提法切中了传统美学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及现象。如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所衍生出的审美主体、审美客体的划分，及美在于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感知、反映的观点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其后的研究者虽在讨论三者关系时各有侧重，但大体仍在其框架之内。此外，如柏拉图将感性事物在这里，“在先”并不指一种时间上的先后——审美活动及三者都是同时发生的；而是在逻辑上来说，审美活动先于美而存在。这样一来，美便不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同时也就破除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模式。

[1] 因此，他提出应当将马克思的“实践”观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联系起来，建构起一种实践存在论美学。但问题是，要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结合起来，两者至少须具有内在的相通性。那么，这种相通性何在？针对这个问题，实践存在论美学提出了三点根据：第一，马克思学说中的实践观念和存在观念本体上的共属性和同一性；第二，实践与存在均揭示出海德格尔所说的“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in）的本体论意义；第三，是中国美学语境下揭示出来的一个发展方向。[2]应该说，实践存在论美学将审美活动（关系）凸显出来，强调美的“生成”这一点在破除主客二元对立上做出了可贵的努力，但由于其理论中一些

概念得不到厘清，加上马、海二人思想的融合还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实践存在论美学引发了很多争论。这也可以看成是研究者试图将海氏思想与中国当代美学相结合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范例。

(三) 现代科学、技术、生态 海德格尔论技术之文不少。其中反响很大的如《世界图像的时代》。在这篇论文中海氏指出了现时代所产生的五种重要的现象：科学、技术、艺术落入美学的管辖范围、文化的政治和诸神的退隐，并着重探讨了其所依据的形而上学基础。在海德格尔看来，现时代的科学的本质乃是一种“探究”，都“建筑在对已经圈定的客体方面和预先设定之上”，“存在物不得不使自己站到被描述被反映的位置上”，[3]如此，无论自然还是历史就均成了“探究”的“客体对象”，并有了一套可供计算和操纵的法则和尺度。与此同时，人变成了主体，“其他的存在者只有在人的平面上才能够为它们自己的存在和真理找到立足的根基”，这样，存在者整体——世界，就变成了一幅图画。对此，海德格尔主张人应该不断地对存在有所“知”，但这种“知”绝对不可以是算计性的，其所追求的真理只能够依赖创造性的追问，赖于真正反思的力量，它才可把人类带入“存在之敞开”。而在对技术的思考上，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之本质显示于我们称之为集置的东西中”[1]，而“集置”本身属于解蔽的命运，人在“解蔽”的道路上便一味地去住住那些被解蔽的东西，并从中采取一切尺度，从而遗忘了存在。不过，在海氏看来，“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度”，[2]他所提出的是人当走向“诗”与“思”，聆听存在之言，从而“诗意地

栖居在这片大地上”。研究者们虽未必都认同他最终的解决之法，但多从海氏科学、技术的批判性思想中寻找理论支撑，思考现代工业技术时代对人的奴役这一现状。在这其中，生态方面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尤其是随着环境的日益破坏和所谓生态哲学的兴起——这一般也与海德格尔技术之思、存在之思相联系。

短短一文，自然不可能将海德格尔思想研究的状况说得面面俱到。不过，从上文所点到的几个方面而言，国内对海氏思想的研究显然已不仅仅限于哲学领域，而形成了多领域、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态势。这其中既有相对于西方研究比较薄弱的地方，如如何将海氏放在西方整体思想背景下进行比较富有穿透力的研究，国内的研究状况不尽如人意，这从海氏与康德、黑格尔的比较可以看出；也有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如在开展中西思想的对话这一点上，我们便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怎样扬长避短，踏上真正的“思”之路，相信这是任何一个研究海德格尔的人都将面临的问题。

-----  
[1] 王为理：《海德格尔研究评述》，《哲学研究》，1996.6

[3] 比梅尔：《海德格尔》，刘鑫、刘英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0页。

[1] 彭富春：西方海德格尔研究述评(一)，哲学动态，2001.5

[1] 倪梁康：《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见中国现象学网：

/

[1] 倪梁康：《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见中国现象学网：

/

[2]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译，三联书店，2006年，第10页。

[2] 李菁：《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比较研究述评》，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5

[3] 陈嘉映：《在语言的本质深处交谈 ——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思考》，见中国现象学网：

/

[1] 陈嘉映：《在语言的本质深处交谈 ——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思考》，见中国现象学网：

/

[2] [3] 彭富春：《西方海德格尔研究述评(二)》，哲学动态，2001.6

[1] 叶秀山：《海德格尔如何推进康德之哲学》，《中国社会科学》，

1999.3

[2] 张祥龙：《海德格尔翻译 老子 及其有关问题》，中国现象学网：

/

[3]转引自王庆节：《道之为物： 海德格尔的“四方域”物论与老子的自然物论》，中国现象学网：

/

[1] 刘小枫：《期待上帝的思》，《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年。

[2] 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见《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P2

[1] 朱立元：《简论实践存在论美学》，《人文杂志》，2006.3

[2] 朱立元：《简论实践存在论美学》，《人文杂志》，2006.3

[1][2] 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

三联书店，2005年。

## 蝴蝶一梦-野木耳



有點辛苦卻無法輕易放棄的人事物  
就是迷惘時最好的指標

更多 在线阅览 请访问 [https://www.wtabcd.cn/zhishi/list/91\\_0.html](https://www.wtabcd.cn/zhishi/list/91_0.html)

文章生成doc功能，由[范文网](#)开发